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4n0475

維摩詰所說經

姚秦　鳩摩羅什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佛國品
  - 2 方便品
  - 3 弟子品
  - 4 菩薩品
  - 5 文殊師利問疾品
  - 6 不思議品
  - 7 觀眾生品
  - 8 佛道品
  - 9 入不二法門品
  - 10 香積佛品
  - 11 菩薩行品
  - 12 見阿閦佛品
  - 13 法供養品
  - 14 囑累品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475 [Nos. 474, 476]
維摩詰所說經(一名不可思議解脫上卷)

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佛國品第一

如是我聞：
一時，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，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，菩薩三萬二千——眾所知識，大智本行，皆悉成就；諸佛威神之所建立，為護法城，受持正法；能師子吼，名聞十方；眾人不請，友而安之；紹隆三寶，能使不絕；降伏魔怨，制諸外道，悉已清淨，永離蓋纏；心常安住，無礙解脫；念、定、總持、辯才不斷；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及方便力，無不具足；逮無所得不起法忍；已能隨順，轉不退輪；善解法相，知眾生根；蓋諸大眾得無所畏、功德智慧，以修其心；相好嚴身，色像第一，捨諸世間所有飾好；名稱高遠，踰於須彌；深信堅固，猶若金剛；法寶普照，而雨甘露；於眾言音，微妙第一；深入緣起，斷諸邪見，有無二邊，無復餘習；演法無畏，猶師子吼，其所講說，乃如雷震，無有量，已過量；集眾法寶，如海導師，了達諸法深妙之義；善知眾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；近無等等佛自在慧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；關閉一切諸惡趣門，而生五道以現其身；為大醫王，善療眾病，應病與藥，令得服行；無量功德皆成就，無量佛土皆嚴淨；其見聞者，無不蒙益，諸有所作，亦不唐捐：如是一切功德，皆悉具足——
其名曰：等觀菩薩、不等觀菩薩、等不等觀菩薩、定自在王菩薩、法自在王菩薩、法相菩薩、光相菩薩、光嚴菩薩、大嚴菩薩、寶積菩薩、辯積菩薩、寶手菩薩、寶印手菩薩、常舉手菩薩、常下手菩薩、常慘菩薩、喜根菩薩、喜王菩薩、辯音菩薩、虛空藏菩薩、執寶炬菩薩、寶勇菩薩、寶見菩薩、帝網菩薩、明網菩薩、無緣觀菩薩、慧積菩薩、寶勝菩薩、天王菩薩、壞魔菩薩、電德菩薩、自在王菩薩、功德相嚴菩薩、師子吼菩薩、雷音菩薩、山相擊音菩薩、香象菩薩、白香象菩薩、常精進菩薩、不休息菩薩、妙生菩薩、華嚴菩薩、觀世音菩薩、得大勢菩薩、梵網菩薩、寶杖菩薩、無勝菩薩、嚴土菩薩、金髻菩薩、珠髻菩薩、彌勒菩薩、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，如是等三萬二千人。
復有萬梵天王尸棄等，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聽法；復有萬二千天帝，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；并餘大威力諸天、龍神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脩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等，悉來會坐；諸比丘、

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俱來會坐。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眾，恭敬圍繞而為說法，譬如須彌山王顯于大海，安處眾寶師子之座，蔽於一切諸來大眾。

爾時毘耶離城有長者子，名曰寶積，與五百長者子，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各以其蓋共供養佛。佛之威神，令諸寶蓋合成一蓋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；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、雪山、目真隣陀山、摩訶目真隣陀山、香山、寶山、金山、黑山、鐵圍山、大鐵圍山，大海江河，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、天宮、龍宮、諸尊神宮，悉現於寶蓋中；又十方諸佛、諸佛說法，亦現於寶蓋中。爾時一切大眾，覩佛神力，歎未曾有！合掌禮佛，瞻仰尊顏，目不暫捨。於是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，以偈頌曰：

「目淨脩廣如青蓮，　心淨已度諸禪定，
久積淨業稱無量，　導眾以寂故稽首。
既見大聖以神變，　普現十方無量土，
其中諸佛演說法，　於是一切悉見聞。
法王法力超群生，　常以法財施一切，
能善分別諸法相，　於第一義而不動，
已於諸法得自在，　是故稽首此法王。
說法不有亦不無，　以因緣故諸法生，
無我無造無受者，　善惡之業亦不亡。
始在佛樹力降魔，　得甘露滅覺道成，
已無心意無受行，　而悉摧伏諸外道。
三轉法輪於大千，　其輪本來常清淨，
天人得道此為證，　三寶於是現世間。
以斯妙法濟群生，　一受不退常寂然，
度老病死大醫王，　當禮法海德無邊。
毀譽不動如須彌，　於善不善等以慈，
心行平等如虛空，　孰聞人寶不敬承？
今奉世尊此微蓋，　於中現我三千界，
諸天龍神所居宮，　乾闥婆等及夜叉。
悉見世間諸所有，　十力哀現是化變，
眾覩希有皆歎佛，　今我稽首三界尊。
大聖法王眾所歸，　淨心觀佛靡不欣，
各見世尊在其前，　斯則神力不共法；
佛以一音演說法，　眾生隨類各得解，
皆謂世尊同其語，　斯則神力不共法；

佛以一音演說法，　眾生各各隨所解，
普得受行獲其利，　斯則神力不共法；
佛以一音演說法，　或有恐畏或歡喜，
或生厭離或斷疑，　斯則神力不共法。
稽首十力大精進，　稽首已得無所畏，
稽首住於不共法，　稽首一切大導師，
稽首能斷眾結縛，　稽首已到於彼岸，
稽首能度諸世間，　稽首永離生死道。
悉知眾生來去相，　善於諸法得解脫，
不著世間如蓮華，　常善入於空寂行，
達諸法相無罣礙，　稽首如空無所依。」

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五百長者子，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願聞得佛國土清淨，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！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！寶積！乃能為諸菩薩，問於如來淨土之行。諦聽，諦聽！善思念之，當為汝說！」於是寶積及五百長者子受教而聽。

佛言：「寶積！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。所以者何？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，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，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，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。所以者何？菩薩取於淨國，皆為饒益諸眾生故。譬如有人，欲於空地造立宮室，隨意無礙；若於虛空，終不能成！菩薩如是，為成就眾生故，願取佛國，願取佛國者，非於空也。

「寶積！當知：直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不諂眾生來生其國；深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；菩提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大乘眾生來生其國；布施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；持戒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；忍辱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；精進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；禪定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；智慧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正定眾生來生其國；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成就慈、悲、喜、捨眾生來生其國；四攝法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；方便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；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念處、正勤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眾生來生其國；迴向心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；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國土無有三惡、八難；自守戒行、

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國土無有犯禁之名；十善是菩薩淨土——菩薩成佛時，命不中夭、大富、梵行、所言誠諦、常以軟語、眷屬不離善和諍訟、言必饒益、不嫉、不恚、正見眾生來生其國。
「如是，寶積！菩薩隨其直心，則能發行；隨其發行，則得深心；隨其深心，則意調伏；隨意調伏，則如說行；隨如說行，則能迴向；隨其迴向，則有方便；隨其方便，則成就眾生；隨成就眾生，則佛土淨；隨佛土淨，則說法淨；隨說法淨，則智慧淨；隨智慧淨，則其心淨；隨其心淨，則一切功德淨。是故，寶積！若菩薩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；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」
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：「若菩薩心淨，則佛土淨者，我世尊本為菩薩時，意豈不淨，而是佛土不淨若此？」
佛知其念，即告之言：「於意云何？日月豈不淨耶，而盲者不見？」
對曰：「不也，世尊！是盲者過，非日月咎。」
「舍利弗！眾生罪故，不見如來佛土嚴淨，非如來咎；舍利弗！我此土淨，而汝不見。」
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：「勿作是意，謂此佛土以為不淨。所以者何？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，譬如自在天宮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我見此土丘陵坑坎、荊棘沙礫、土石諸山、穢惡充滿。」
螺髻梵王言：「仁者心有高下，不依佛慧，故見此土為不淨耳！舍利弗！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，深心清淨，依佛智慧，則能見此佛土清淨。」
於是佛以足指按地，即時三千大千世界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，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，一切大眾歎未曾有，而皆自見坐寶蓮華。佛告舍利弗：「汝且觀是佛土嚴淨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本所不見，本所不聞，今佛國土嚴淨悉現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我佛國土常淨若此，為欲度斯下劣人故，示是眾惡不淨土耳！譬如諸天，共寶器食，隨其福德，飯色有異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若人心淨，便見此土功德莊嚴。」
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，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，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佛攝神足，於是世界還復如故；求聲聞乘三萬二千天及人，知有為法皆悉無常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；八千比丘，不受諸法，漏盡意解。

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第二

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，名維摩詰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深植善本，得無生忍；辯才無礙，遊戲神通，逮諸總持；獲無所畏，降魔勞怨；入深法門，善於智度，通達方便，大願成就；明了眾生心之所趣，又能分別諸根利鈍，久於佛道，心已純淑，決定大乘；諸有所作，能善思量；住佛威儀，心大如海，諸佛咨嗟，弟子、釋、梵、世主所敬。欲度人故，以善方便居毘耶離；資財無量，攝諸貧民；奉戒清淨，攝諸毀禁；以忍調行，攝諸恚怒；以大精進，攝諸懈怠；一心禪寂，攝諸亂意；以決定慧，攝諸無智；雖為白衣，奉持沙門清淨律行；雖處居家，不著三界；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；現有眷屬，常樂遠離；雖服寶飾，而以相好嚴身；雖復飲食，而以禪悅為味；若至博弈戲處，輒以度人；受諸異道，不毀正信；雖明世典，常樂佛法；一切見敬，為供養中最；執持正法，攝諸長幼；一切治生諧偶，雖獲俗利，不以喜悅；遊諸四衢，饒益眾生；入治政法，救護一切；入講論處，導以大乘；入諸學堂，誘開童蒙；入諸婬舍，示欲之過；入諸酒肆，能立其志；若在長者，長者中尊，為說勝法；若在居士，居士中尊，斷其貪著；若在剎利，剎利中尊，教以忍辱；若在婆羅門，婆羅門中尊，除其我慢；若在大臣，大臣中尊，教以正法；若在王子，王子中尊，示以忠孝；若在內官，內官中尊，化政宮女；若在庶民，庶民中尊，令興福力；若在梵天，梵天中尊，誨以勝慧；若在帝釋，帝釋中尊，示現無常；若在護世，護世中尊，護諸眾生：長者維摩詰，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。

其以方便，現身有疾。以其疾故，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、婆羅門等，及諸王子并餘官屬，無數千人，皆往問疾。其往者，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為說法：「諸仁者！是身無常、無強、無力、無堅、速朽之法，不可信也！為苦、為惱，眾病所集。諸仁者！如此身，明智者所不怙；是身如聚沫，不可撮摩；是身如泡，不得久立；是身如炎，從渴愛生；是身如芭蕉，中無有堅；是身如幻，從顛倒起；是身如夢，為虛妄見；是身如影，從業緣現；是身如響，屬諸因緣；是身如浮雲，須臾變滅；是身如電，念念不住；是身無主，為如地；是身無我，為如火；是身無壽，為如風；是身無人，為如水；是身不實，四大為家；是身為空，離我、我所；是身無知，如草木瓦礫；是身無作，風力所轉；是身不淨，穢惡充滿；是身為虛偽，雖假以澡浴衣食，必歸磨滅；是身為災，百一病惱；是身如丘井，為老所逼；是身無定，為要當死；是身如毒蛇、如怨賊、如空聚，陰、界、諸入所共合成。

「諸仁者！此可患厭，當樂佛身。所以者何？佛身者即法身也！從無量功德智慧生，從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生，從慈、悲、

喜、捨生，從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柔和、勤行精進、禪定、解脫、三昧、多聞、智慧諸波羅蜜生，從方便生，從六通生，從三明生，從三十七道品生，從止觀生，從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生，從斷一切不善法、集一切善法生，從真實生，從不放逸生：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。諸仁者！欲得佛身、斷一切眾生病者，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
如是，長者維摩詰為諸問疾者，如應說法，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第三

爾時長者維摩詰，自念：「寢疾于床，世尊大慈，寧不垂愍？」
佛知其意，即告舍利弗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，曾於林中宴坐樹下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舍利弗！不必是坐，為宴坐也。夫宴坐者，不於三界現身、意，是為宴坐；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；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，是為宴坐；心不住內亦不在外，是為宴坐；於諸見不動，而修行三十七品，是為宴坐；不斷煩惱而入涅槃，是為宴坐。若能如是坐者，佛所印可。』時我——世尊！——聞說是語，默然而止，不能加報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佛告大目犍連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目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入毘耶離大城，於里巷中為諸居士說法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大目連！為白衣居士說法，不當如仁者所說。夫說法者，當如法說。法無眾生，離眾生垢故；法無有我，離我垢故；法無壽命，離生死故；法無有人，前後際斷故；法常寂然，滅諸相故；法離於相，無所緣故；法無名字，言語斷故；法無有說，離覺觀故；法無形相，如虛空故；法無戲論，畢竟空故；法無我所，離我所故；法無分別，離諸識故；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；法不屬因，不在緣故；法同法性，入諸法故；法隨於如，無所隨故；法住實際，諸邊不動故；法無動搖，不依六塵故；法無去來，常不住故；法順空，隨無相，應無作；法離好醜，法無增損，法無生滅，法無所歸；法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；法無高下，法常住不動，法離一切觀行。唯，大目連！法相如是，豈可說乎？夫說法者，無說無示；其聽法者，無聞無得，譬如幻士，為幻人說法，當建是意，而為說法。當了眾生根有利鈍，善於知見無所罣礙，以大悲心讚于大乘，

念報佛恩不斷三寶，然後說法。』維摩詰說是法時，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我無此辯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佛告大迦葉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迦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大迦葉！有慈悲心而不能普，捨豪富從貧乞。迦葉！住平等法，應次行乞食。為不食故，應行乞食，為壞和合相故，應取揣食，為不受故，應受彼食；以空聚想，入於聚落，所見色與盲等，所聞聲與響等，所嗅香與風等，所食味不分別，受諸觸如智證，知諸法如幻相，無自性，無他性，本自不然，今則無滅。迦葉！若能不捨八邪，入八解脫，以邪相入正法，以一食施一切，供養諸佛及眾賢聖，然後可食；如是食者，非有煩惱，非離煩惱，非入定意，非起定意，非住世間，非住涅槃；其有施者，無大福，無小福，不為益，不為損，是為正入佛道，不依聲聞：迦葉！若如是食，為不空食人之施也。』時我——世尊！——聞說是語，得未曾有，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，復作是念：『斯有家名，辯才智慧乃能如是！其誰聞此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？』我從是來，不復勸人以聲聞、辟支佛行。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，入其舍從乞食，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，謂我言：『唯，須菩提！若能於食等者，諸法亦等，諸法等者，於食亦等；如是行乞，乃可取食。若須菩提不斷婬、怒、癡，亦不與俱；不壞於身，而隨一相；不滅癡愛，起於明脫；以五逆相而得解脫，亦不解不縛；不見四諦，非不見諦；非得果，非不得果；非凡夫，非離凡夫法；非聖人，非不聖人；雖成就一切法，而離諸法相，乃可取食。若須菩提不見佛，不聞法，彼外道六師——富蘭那迦葉、末伽梨拘賒梨子、刪闍夜毘羅胝子、阿耆多翅舍欽婆羅、迦羅鳩馱迦旃延、尼犍陀若提子等——是汝之師，因其出家，彼師所墮，汝亦隨墮，乃可取食。若須菩提入諸邪見，不到彼岸；住於八難，不得無難；同於煩惱，離清淨法；汝得無諍三昧，一切眾生亦得是定——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；供養汝者，墮三惡道——為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——汝與眾魔及諸塵勞，等無有異——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，謗諸佛，毀於法，不入眾數，終不得滅度。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』時我——世尊！——聞此語茫然，不識是何言？不知以何答？便置鉢欲出其舍。維摩詰言：『唯，須菩提！取鉢勿懼。於意云何？如來所作化人，若以是事詰，寧有懼不？』我言：『不也！』維摩詰言：『一切諸法如幻化相，汝今不應有所懼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言

說不離是相，至於智者，不著文字故無所懼。何以故？文字性離，無有文字，是則解脫；解脫相者，則諸法也。』維摩詰說是法時，二百天子得法眼淨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富樓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於大林中，在一樹下為諸新學比丘說法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富樓那！先當入定，觀此人心然後說法。無以穢食置於寶器，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，無以琉璃同彼水精。汝不能知眾生根源，無得發起以小乘法。彼自無瘡，勿傷之也；欲行大道，莫示小徑；無以大海，內於牛跡；無以日光，等彼螢火。富樓那！此比丘久發大乘心，中忘此意，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？我觀小乘智慧微淺，猶如盲人，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。』時維摩詰即入三昧，令此比丘自識宿命：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，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，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。時維摩詰因為說法，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。我念聲聞不觀人根，不應說法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佛告摩訶迦旃延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迦旃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者，佛為諸比丘略說法要，我即於後，敷演其義，謂無常義、苦義、空義、無我義、寂滅義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迦旃延！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。迦旃延！諸法畢竟不生不滅，是無常義；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，是苦義；諸法究竟無所有，是空義；於我、無我而不二，是無我義；法本不然，今則無滅，是寂滅義。』說是法時，彼諸比丘心得解脫。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佛告阿那律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阿那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，時有梵王，名曰嚴淨，與萬梵俱，放淨光明，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問我言：『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？』我即答言：『仁者！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。』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阿那律！天眼所見，為作相耶，無作相耶？假使作相，則與外道五通等；若無作相，即是無為，不應有見。』世尊！我時默然。彼諸梵聞其言，得未曾有，即為作禮而問曰：『世孰有真天眼者？』維摩詰言：『有。佛、世尊得真天眼，常在三昧，悉見諸佛國，不以二相。』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禮維摩詰足已，忽然不現。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佛告優波離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優波離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者，有二比丘犯律行，以為恥不敢問佛，來問我言：『唯，優波離！我等犯律，誠以為恥，不敢問佛，願解疑悔，得免斯咎。』我即為其如法解說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優波離！無重增此二比丘罪！當直除滅，勿擾其心。所以者何？彼罪性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如佛所說，心垢故眾生垢，心淨故眾生淨。心亦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如其心然，罪垢亦然，諸法亦然，不出於如如。優波離！以心相得解脫時，寧有垢不？』我言：『不也！』維摩詰言：『一切眾生心相無垢，亦復如是。唯，優波離！妄想是垢，無妄想是淨；顛倒是垢，無顛倒是淨；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淨。優波離！一切法生滅不住，如幻如電，諸法不相待，乃至一念不住；諸法皆妄見，如夢、如炎、如水中月、如鏡中像，以妄想生。其知此者，是名奉律；其知此者，是名善解。』於是二比丘言：『上智哉！是優波離所不能及，持律之上而不能說。』我即答言：『自捨如來，未有聲聞及菩薩，能制其樂說之辯，其智慧明達為若此也！』時二比丘疑悔即除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作是願言：『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。』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羅睺羅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羅睺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時，毘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，問我言：『唯，羅睺羅！汝佛之子，捨轉輪王位，出家為道。其出家者，有何等利？』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之利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羅睺羅！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。所以者何？無利、無功德，是為出家；有為法者，可說有利、有功德。夫出家者，為無為法，無為法中，無利、無功德。羅睺羅！出家者，無彼無此，亦無中間；離六十二見，處於涅槃；智者所受，聖所行處；降伏眾魔，度五道，淨五眼，得五力，立五根；不惱於彼，離眾雜惡；摧諸外道，超越假名；出淤泥，無繫著；無我所，無所受；無擾亂，內懷喜；護彼意，隨禪定，離眾過；若能如是，是真出家。』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：『汝等於正法中，宜共出家。所以者何？佛世難值！』諸長者子言：『居士！我聞佛言，父母不聽，不得出家。』維摩詰言：『然！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即出家，是即具足。』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昔時，世尊身小有疾，當用牛乳，我即持鉢，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阿難！何為晨朝持鉢住此？』我言：『居

士！世尊身小有疾，當用牛乳，故來至此。』維摩詰言：『止，止！阿難！莫作是語！如來身者，金剛之體，諸惡已斷，眾善普會，當有何疾？當有何惱？默往！阿難！勿謗如來，莫使異人聞此麁言；無令大威德諸天，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。阿難！轉輪聖王以少福故，尚得無病，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？行矣，阿難！勿使我等受斯恥也。外道、梵志若聞此語，當作是念：「何名為師？自疾不能救，而能救諸疾人？」可密速去，勿使人聞。當知——阿難！——諸如來身，即是法身，非思欲身。佛為世尊，過於三界；佛身無漏，諸漏已盡；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。如此之身，當有何疾？當有何惱？』時我——世尊！——實懷慚愧，得無近佛而謬聽耶？即聞空中聲曰：『阿難！如居士言。但為佛出五濁惡世，現行斯法，度脫眾生。行矣，阿難！取乳勿慚。』世尊！維摩詰智慧辯才，為若此也！是故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，稱述維摩詰所言，皆曰不任詣彼問疾。

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

於是佛告彌勒菩薩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彌勒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為兜率天王及其眷屬，說不退轉地之行。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彌勒！世尊授仁者記，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為用何生得受記乎？過去耶？未來耶？現在耶？若過去生，過去生已滅；若未來生，未來生未至；若現在生，現在生無住。如佛所說：「比丘！汝今即時亦生亦老亦滅。」若以無生得受記者，無生即是正位；於正位中，亦無受記，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？為從如生得受記耶？為從如滅得受記耶？若以如生得受記者，如無有生；若以如滅得受記者，如無有滅。一切眾生皆如也，一切法亦如也，眾聖賢亦如也，至於彌勒亦如也。若彌勒得受記者，一切眾生亦應受記。所以者何？夫如者不二不異，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一切眾生皆亦應得。所以者何？一切眾生即菩提相。若彌勒得滅度者，一切眾生亦應滅度。所以者何？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，即涅槃相，不復更滅。是故，彌勒！無以此法誘諸天子，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亦無退者。彌勒！當令此諸天子，捨於分別菩提之見。所以者何？菩提者不可以身得，不可以心得；寂滅是菩提，滅諸相故；不觀是菩提，離諸緣故；不行是菩提，無憶念故；斷是菩提，捨諸見故；離是菩提，離諸妄想故；障是菩提，障諸願故；不入是菩提，無貪著故；順是菩提，順於如

故；住是菩提，住法性故；至是菩提，至實際故；不二是菩提，離意法故；等是菩提，等虛空故；無為是菩提，無生住滅故；知是菩提，了眾生心行故；不會是菩提，諸入不會故；不合是菩提，離煩惱習故；無處是菩提，無形色故；假名是菩提，名字空故；如化是菩提，無取捨故；無亂是菩提，常自靜故；善寂是菩提，性清淨故；無取是菩提，離攀緣故；無異是菩提，諸法等故；無比是菩提，無可喻故；微妙是菩提，諸法難知故。』世尊！維摩詰說是法時，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。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光嚴童子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光嚴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出毘耶離大城，時維摩詰方入城，我即為作禮而問言：『居士從何所來？』答我言：『吾從道場來。』我問：『道場者何所是？』答曰：『直心是道場，無虛假故；發行是道場，能辦事故；深心是道場，增益功德故；菩提心是道場，無錯謬故；布施是道場，不望報故；持戒是道場，得願具故；忍辱是道場，於諸眾生心無礙故；精進是道場，不懈退故；禪定是道場，心調柔故；智慧是道場，現見諸法故；慈是道場，等眾生故；悲是道場，忍疲苦故；喜是道場，悅樂法故；捨是道場，憎愛斷故；神通是道場，成就六通故；解脫是道場，能背捨故；方便是道場，教化眾生故；四攝是道場，攝眾生故；多聞是道場，如聞行故；伏心是道場，正觀諸法故；三十七品是道場，捨有為法故；諦是道場，不誑世間故；緣起是道場，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；諸煩惱是道場，知如實故；眾生是道場，知無我故；一切法是道場，知諸法空故；降魔是道場，不傾動故；三界是道場，無所趣故；師子吼是道場，無所畏故；力、無畏、不共法是道場，無諸過故；三明是道場，無餘礙故；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，成就一切智故。如是，善男子！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，諸有所作，舉足下足，當知皆從道場來，住於佛法矣！』說是法時，五百天、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持世菩薩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持世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，住於靜室，時魔波旬，從萬二千天女，狀如帝釋，鼓樂絃歌，來詣我所。與其眷屬，稽首我足，合掌恭敬，於一面立。我意謂是帝釋，而語之言：『善來憍尸迦！雖福應有，不當自恣。當觀五欲無常，以求善本，於身命財而修堅法。』即語我言：『正士！受是萬二千天女，可備掃灑。』我言：『憍尸迦！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，此非我宜。』所言未訖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非帝釋也，是為魔來嬈固汝耳！』即語魔言：『是諸女等，可以與我，如

我應受。』魔即驚懼，念：『維摩詰將無惱我？』欲隱形去，而不能隱；盡其神力，亦不得去。即聞空中聲曰：『波旬！以女與之，乃可得去。』魔以畏故，俛仰而與。

「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：『魔以汝等與我，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』即隨所應而為說法，令發道意。復言：『汝等已發道意，有法樂可以自娛，不應復樂五欲樂也。』天女即問：『何謂法樂？』答言：『樂常信佛，樂欲聽法，樂供養眾，樂離五欲；樂觀五陰如怨賊，樂觀四大如毒蛇，樂觀內入如空聚；樂隨護道意，樂饒益眾生，樂敬養師；樂廣行施，樂堅持戒，樂忍辱柔和，樂勤集善根，樂禪定不亂，樂離垢明慧；樂廣菩提心，樂降伏眾魔，樂斷諸煩惱，樂淨佛國土，樂成就相好故，修諸功德；樂嚴道場；樂聞深法不畏；樂三脫門，不樂非時；樂近同學，樂於非同學中，心無恚礙；樂將護惡知識，樂親近善知識；樂心喜清淨，樂修無量道品之法。是為菩薩法樂。』

「於是波旬告諸女言：『我欲與汝俱還天宮。』諸女言：『以我等與此居士，有法樂我等甚樂，不復樂五欲樂也。』魔言：『居士可捨此女？一切所有施於彼者，是為菩薩。』維摩詰言：『我已捨矣！汝便將去，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。』於是諸女問維摩詰：『我等云何止於魔宮？』維摩詰言：『諸姊！有法門名無盡燈，汝等當學。無盡燈者，譬如一燈，燃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終不盡。如是，諸姊！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，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於其道意亦不滅盡，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，是名無盡燈也。汝等雖住魔宮，以是無盡燈，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為報佛恩，亦大饒益一切眾生。』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，隨魔還宮，忽然不現。世尊！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、智慧辯才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佛告長者子善德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善德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，供養一切沙門、婆羅門，及諸外道、貧窮、下賤、孤獨、乞人。期滿七日，時維摩詰來入會中，謂我言：『長者子！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，當為法施之會，何用是財施會為？』我言：『居士！何謂法施之會？』答曰：『法施會者，無前無後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，是名法施之會。』曰：『何謂也？』『謂以菩提，起於慈心；以救眾生，起大悲心；以持正法，起於喜心；以攝智慧，行於捨心；以攝慳貪，起檀波羅蜜；以化犯戒，起尸羅波羅蜜；以無我法，起羼提波羅蜜；以離身心相，起毘梨耶波羅蜜；以菩提相，起禪波羅蜜；以一切智，起般若波羅蜜。教化眾生，而起於空；不捨有為法，而起無相；示現受生，而起無作；護持正法，

起方便力；以度眾生，起四攝法；以敬事一切，起除慢法；於身命財，起三堅法；於六念中，起思念法；於六和敬，起質直心；正行善法，起於淨命；心淨歡喜，起近賢聖；不憎惡人，起調伏心；以出家法，起於深心；以如說行，起於多聞；以無諍法，起空閑處；趣向佛慧，起於宴坐；解眾生縛，起修行地；以具相好，及淨佛土，起福德業；知一切眾生心念，如應說法，起於智業；知一切法不取不捨，入一相門，起於慧業；斷一切煩惱、一切障礙、一切不善法，起一切善業；以得一切智慧、一切善法，起於一切助佛道法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是為法施之會。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，為大施主，亦為一切世間福田。』

「世尊！維摩詰說是法時，婆羅門眾中二百人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我時心得清淨，歎未曾有！稽首禮維摩詰足，即解瓔珞價直百千以上之，不肯取。我言：『居士！願必納受，隨意所與。』維摩詰乃受瓔珞，分作二分，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，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。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，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，四面嚴飾，不相障蔽。時維摩詰現神變已，作是言：『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，猶如如來福田之相，無所分別，等于大悲，不求果報，是則名曰具足法施。』城中一最下乞人，見是神力，聞其所說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

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，稱述維摩詰所言，皆曰不任詣彼問疾。

維摩詰經卷上

維摩詰所說經卷中

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

爾時佛告文殊師利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文殊師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上人者，難為詶對。深達實相，善說法要，辯才無滯，智慧無礙；一切菩薩法式悉知，諸佛祕藏無不得入；降伏眾魔，遊戲神通，其慧方便，皆已得度。雖然，當承佛聖旨 ，詣彼問疾。」
於是眾中諸菩薩、大弟子、釋、梵、四天王等，咸作是念：「今二大士文殊師利、維摩詰共談，必說妙法！」即時八千菩薩、五百聲聞、百千天人皆欲隨從。
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、大弟子眾及諸天人，恭敬圍繞，入毘耶離大城。
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：「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！」即以神力空其室內，除去所有及諸侍者；唯置一床，以疾而臥。
文殊師利既入其舍，見其室空，無諸所有，獨寢一床。時維摩詰言：「善來文殊師利！不來相而來，不見相而見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如是！居士！若來已，更不來；若去已，更不去。所以者何？來者無所從來，去者無所至，所可見者，更不可見。且置是事，居士！是疾寧可忍不？療治有損，不至增乎？世尊慇懃致問無量。居士！是疾何所因起？其生久如？當云何滅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從癡、有愛，則我病生。以一切眾生病，是故我病；若一切眾生病滅，則我病滅。所以者何？菩薩為眾生故入生死，有生死則有病；若眾生得離病者，則菩薩無復病。譬如長者唯有一子。其子得病，父母亦病；若子病愈，父母亦愈。菩薩如是，於諸眾生愛之若子。眾生病，則菩薩病；眾生病愈，菩薩亦愈。又言『是疾何所因起？』菩薩病者，以大悲起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居士！此室何以空無侍者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諸佛國土亦復皆空。」
又問：「以何為空？」
答曰：「以空空。」
又問：「空何用空？」
答曰：「以無分別空故空。」
又問：「空可分別耶？」
答曰：「分別亦空。」

又問：「空當於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當於六十二見中求。」
又問：「六十二見當於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當於諸佛解脫中求。」
又問：「諸佛解脫當於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。又仁所問：『何無侍者？』一切眾魔及諸外道，皆吾侍也。所以者何？眾魔者樂生死，菩薩於生死而不捨；外道者樂諸見，菩薩於諸見而不動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居士所疾為何等相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我病無形不可見。」
又問：「此病身合耶？心合耶？」
答曰：「非身合，身相離故；亦非心合，心如幻故。」
又問：「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風大，於此四大，何大之病？」
答曰：「是病非地大，亦不離地大；水、火、風大，亦復如是。而眾生病從四大起，以其有病，是故我病。」
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：「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說身無常，不說厭離於身；說身有苦，不說樂於涅槃；說身無我，而說教導眾生；說身空寂，不說畢竟寂滅；說悔先罪，而不說入於過去；以己之疾，愍於彼疾；當識宿世無數劫苦，當念饒益一切眾生；憶所修福，念於淨命，勿生憂惱，常起精進；當作醫王，療治眾病：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，令其歡喜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居士！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有疾菩薩應作是念：『今我此病，皆從前世妄想顛倒、諸煩惱生，無有實法，誰受病者？所以者何？四大合故，假名為身；四大無主，身亦無我。又此病起，皆由著我，是故於我不應生著。』既知病本，即除我想及眾生想。當起法想，應作是念：『但以眾法合成此身；起唯法起，滅唯法滅；又此法者各不相知，起時不言我起，滅時不言我滅。』彼有疾菩薩為滅法想，當作是念：『此法想者，亦是顛倒，顛倒者是即大患，我應離之。』云何為離？離我、我所。云何離我、我所？謂離二法。云何離二法？謂不念內外，諸法行於平等。云何平等？謂我等、涅槃等。所以者何？我及涅槃，此二皆空。以何為空？但以名字故空。如此二法，無決定性，得是平等，無有餘病，唯有空病；空病亦空。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，未具佛法，亦不滅受而取證也。
「設身有苦，念惡趣眾生，起大悲心。我既調伏，亦當調伏一切眾生；但除其病，而不除法，為斷病本而教導之。何謂病本？謂有攀緣，從有攀緣，則為病本。何所攀緣？謂之三界。云何斷攀緣？以無所得，若無所得，則無攀緣。何謂無所得？謂離二見——何謂二

見？謂內見、外見——是無所得。文殊師利！是為有疾菩薩調伏其心，為斷老病死苦，是菩薩菩提。若不如是，己所修治，為無慧利。譬如勝怨，乃可為勇。如是兼除老病死者，菩薩之謂也。

「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：『如我此病，非真非有，眾生病亦非真非有。』作是觀時，於諸眾生若起愛見大悲，即應捨離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，愛見悲者，則於生死有疲厭心；若能離此，無有疲厭，在在所生，不為愛見之所覆也。所生無縛，能為眾生說法解縛，如佛所說：『若自有縛能解彼縛，無有是處；若自無縛能解彼縛，斯有是處。』是故菩薩不應起縛。何謂縛？何謂解？貪著禪味，是菩薩縛；以方便生，是菩薩解。又無方便慧縛，有方便慧解；無慧方便縛，有慧方便解。何謂無方便慧縛？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、成就眾生；於空、無相、無作法中，而自調伏，是名無方便慧縛。何謂有方便慧解？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、成就眾生，於空、無相、無作法中，以自調伏而不疲厭，是名有方便慧解。何謂無慧方便縛？謂菩薩住貪欲、瞋恚、邪見等諸煩惱，而植眾德本，是名無慧方便縛。何謂有慧方便解？謂離諸貪欲、瞋恚、邪見等諸煩惱，而植眾德本，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名有慧方便解。文殊師利！彼有疾菩薩，應如是觀諸法。又復觀身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是名為慧，雖身有疾，常在生死，饒益一切，而不厭倦，是名方便；又復觀身，身不離病，病不離身，是病是身，非新非故，是名為慧，設身有疾，而不永滅，是名方便。

「文殊師利！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，不住其中，亦復不住不調伏心。所以者何？若住不調伏心，是愚人法；若住調伏心，是聲聞法。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、不調伏心，離此二法，是菩薩行。在於生死，不為污行；住於涅槃，不永滅度，是菩薩行；非凡夫行，非賢聖行，是菩薩行；非垢行，非淨行，是菩薩行；雖過魔行，而現降眾魔，是菩薩行；求一切智，無非時求，是菩薩行；雖觀諸法不生，而不入正位，是菩薩行；雖觀十二緣起，而入諸邪見，是菩薩行；雖攝一切眾生，而不愛著，是菩薩行；雖樂遠離，而不依身心盡，是菩薩行；雖行三界，而不壞法性，是菩薩行；雖行於空，而植眾德本，是菩薩行；雖行無相，而度眾生，是菩薩行；雖行無作，而現受身，是菩薩行；雖行無起，而起一切善行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六波羅蜜，而遍知眾生心、心數法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六通，而不盡漏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四無量心，而不貪著生於梵世，是菩薩行；雖行禪定解脫三昧，而不隨禪生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四念處，而不永離身、受、心、法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四正勤，而不捨身心精進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四如意足，而得自在神通，是菩薩行；雖行五

根，而分別眾生諸根利鈍，是菩薩行；雖行五力，而樂求佛十力，是菩薩行；雖行七覺分，而分別佛之智慧，是菩薩行；雖行八聖道，而樂行無量佛道，是菩薩行；雖行止觀助道之法，而不畢竟墮於寂滅，是菩薩行；雖行諸法不生不滅，而以相好莊嚴其身，是菩薩行；雖現聲聞、辟支佛威儀，而不捨佛法，是菩薩行；雖隨諸法究竟淨相，而隨所應為現其身，是菩薩行；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，而現種種清淨佛土，是菩薩行；雖得佛道轉于法輪、入於涅槃，而不捨於菩薩之道，是菩薩行。」
說是語時，文殊師利所將大眾其中八千天子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第六

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床座，作是念：「斯諸菩薩、大弟子眾，當於何坐？」
長者維摩詰知其意，語舍利弗言：「云何仁者？為法來耶？求床座耶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我為法來，非為床座。」
維摩詰言：「唯，舍利弗！夫求法者，不貪軀命，何況床座？夫求法者，非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之求，非有界、入之求，非有欲、色、無色之求。唯，舍利弗！夫求法者，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眾求；夫求法者，無見苦求，無斷集求，無造盡證、修道之求。所以者何？法無戲論，若言我當見苦、斷集、證滅、修道，是則戲論，非求法也。唯，舍利弗！法名寂滅，若行生滅，是求生滅，非求法也；法名無染，若染於法乃至涅槃，是則染著，非求法也；法無行處，若行於法，是則行處，非求法也；法無取捨，若取捨法，是則取捨，非求法也；法無處所，若著處所，是則著處，非求法也；法名無相，若隨相識，是則求相，非求法也；法不可住，若住於法，是則住法，非求法也；法不可見、聞、覺、知，若行見、聞、覺、知，是則見、聞、覺、知，非求法也；法名無為，若行有為，是求有為，非求法也：是故，舍利弗！若求法者，於一切法，應無所求。」
說是語時，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。
爾時，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：「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，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居士！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，有世界名須彌相，其佛號須彌燈王，今現在。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，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，嚴飾第一。」

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，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，高廣嚴淨，來入維摩詰室，諸菩薩、大弟子、釋、梵、四天王等，昔所未見。其室廣博，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，無所妨礙。於毘耶離城及閻浮提、四天下，亦不迫迮，悉見如故。
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：「就師子座！與諸菩薩上人俱坐，當自立身如彼座像。」其得神通菩薩，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，坐師子座，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。
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：「就師子座！」舍利弗言：「居士！此座高廣，吾不能昇。」
維摩詰言：「唯，舍利弗！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，乃可得坐。」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，便得坐師子座。
舍利弗言：「居士！未曾有也！如是小室，乃容受此高廣之座，於毘耶離城無所妨礙，又於閻浮提聚落、城邑，及四天下諸天、龍王、鬼神宮殿，亦不迫迮。」
維摩詰言：「唯，舍利弗！諸佛菩薩，有解脫名不可思議。若菩薩住是解脫者，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，須彌山王本相如故，而四天王、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，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，是名住不思議解脫法門。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，不嬈魚、鼈、黿、鼉水性之屬，而彼大海本相如故，諸龍、鬼神、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，於此眾生亦無所嬈。又，舍利弗！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，斷取三千大千世界，如陶家輪，著右掌中，擲過恒河沙世界之外，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；又復還置本處，都不使人有往來想，而此世界本相如故。又，舍利弗！或有眾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，菩薩即延七日以為一劫，令彼眾生謂之一劫；或有眾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，菩薩即促一劫以為七日，令彼眾生謂之七日。又，舍利弗！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，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，示於眾生。又菩薩以一佛土眾生置之右掌，飛到十方遍示一切，而不動本處。又，舍利弗！十方眾生供養諸佛之具，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；又十方國土所有日、月、星宿，於一毛孔普使見之。又，舍利弗！十方世界所有諸風，菩薩悉能吸著口中，而身無損，外諸樹木亦不摧折；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，以一切火內於腹中，火事如故而不為害。又於下方過恒河沙等諸佛世界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，過恒河沙無數世界，如持鍼鋒舉一棗葉，而無所嬈。
又，舍利弗！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，能以神通現作佛身，或現辟支佛身，或現聲聞身，或現帝釋身，或現梵王身，或現世主身，或現轉輪王身。又十方世界所有眾聲上、中、下音，皆能變之令作佛聲，演出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之音，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，皆

於其中普令得聞。舍利弗！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，若廣說者，窮劫不盡。」
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歎未曾有，謂舍利弗：「譬如有人，於盲者前現眾色像，非彼所見；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不能解了，為若此也！智者聞是，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？我等何為永絕其根，於此大乘已如敗種！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，皆應號泣，聲震三千大千世界；一切菩薩應大欣慶，頂受此法。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，一切魔眾無如之何。」大迦葉說是語時，三萬二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：「仁者！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，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。以方便力教化眾生，現作魔王。又，迦葉！十方無量菩薩，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、頭目髓腦、血肉皮骨、聚落城邑、妻子奴婢、象馬車乘、金銀琉璃、車磲馬碼、珊瑚琥珀、真珠珂貝、衣服飲食，如此乞者，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，以方便力而往試之，令其堅固。所以者何？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，有威德力，故現行逼迫，示諸眾生如是難事；凡夫下劣，無有力勢，不能如是逼迫菩薩。譬如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。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。」

維摩詰所說經觀眾生品第七

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：「菩薩云何觀於眾生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譬如幻師，見所幻人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。如智者見水中月，如鏡中見其面像，如熱時焰，如呼聲響，如空中雲，如水聚沫，如水上泡，如芭蕉堅，如電久住，如第五大，如第六陰，如第七情，如十三入，如十九界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。如無色界色，如焦穀牙，如須陀洹身見，如阿那含入胎，如阿羅漢三毒，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，如佛煩惱習，如盲者見色，如入滅盡定出入息，如空中鳥跡，如石女兒，如化人起煩惱，如夢所見已寤，如滅度者受身，如無因之火，菩薩觀眾生為若此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若菩薩作是觀者，云何行慈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菩薩作是觀已，自念：『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。』是即真實慈也。行寂滅慈，無所生故；行不熱慈，無煩惱故；行等之慈，等三世故；行無諍慈，無所起故；行不二慈，內外不合故；行不壞慈，畢竟盡故；行堅固慈，心無毀故；行清淨慈，諸法性淨故；行無邊慈，如虛空故；行阿羅漢慈，破結賊故；行菩薩慈，安眾生故；行如來慈，得如相故；行佛之慈，覺眾生故；行自然慈，

無因得故；行菩提慈，等一味故；行無等慈，斷諸愛故；行大悲慈，導以大乘故；行無厭慈，觀空無我故；行法施慈，無遺惜故；行持戒慈，化毀禁故；行忍辱慈，護彼我故；行精進慈，荷負眾生故；行禪定慈，不受味故；行智慧慈，無不知時故；行方便慈，一切示現故；行無隱慈，直心清淨故；行深心慈，無雜行故；行無誑慈，不虛假故；行安樂慈，令得佛樂故。菩薩之慈，為若此也。」
文殊師利又問：「何謂為悲？」
答曰：「菩薩所作功德，皆與一切眾生共之。」
「何謂為喜？」
答曰：「有所饒益，歡喜無悔。」
「何謂為捨？」
答曰：「所作福祐，無所悕望。」
文殊師利又問：「生死有畏，菩薩當何所依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菩薩於生死畏中，當依如來功德之力。」
文殊師利又問：「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，當於何住？」
答曰：「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，當住度脫一切眾生。」
又問：「欲度眾生，當何所除？」
答曰：「欲度眾生，除其煩惱。」
又問：「欲除煩惱，當何所行？」
答曰：「當行正念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行於正念？」
答曰：「當行不生不滅。」
又問：「何法不生？何法不滅？」
答曰：「不善不生，善法不滅。」
又問：「善、不善孰為本？」
答曰：「身為本。」
又問：「身孰為本？」
答曰：「欲貪為本。」
又問：「欲貪孰為本？」
答曰：「虛妄分別為本。」
又問：「虛妄分別孰為本？」
答曰：「顛倒想為本。」
又問：「顛倒想孰為本？」
答曰：「無住為本。」
又問：「無住孰為本？」
答曰：「無住則無本。文殊師利！從無住本，立一切法。」
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，見諸大人聞所說法，便現其身，即以天華散諸菩薩、大弟子上。華至諸菩薩，即皆墮落，至大弟子，便著不

墮。一切弟子神力去華，不能令去。爾時天女問舍利弗：「何故去華？」
答曰：「此華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」
天曰：「勿謂此華為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是華無所分別，仁者自生分別想耳！若於佛法出家，有所分別，為不如法；若無所分別，是則如法。觀諸菩薩華不著者，已斷一切分別想故。譬如人畏時，非人得其便；如是弟子畏生死故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得其便也。已離畏者，一切五欲無能為也；結習未盡，華著身耳！結習盡者，華不著也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天止此室，其已久如？」
答曰：「我止此室，如耆年解脫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止此久耶？」
天曰：「耆年解脫，亦何如久？」
舍利弗默然不答。天曰：「如何耆舊大智而默？」
答曰：「解脫者無所言說，故吾於是不知所云。」
天曰：「言說文字，皆解脫相。所以者何？解脫者，不內不外，不在兩間；文字亦不內不外，不在兩間。是故，舍利弗！無離文字說解脫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是解脫相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不復以離婬、怒、癡為解脫乎？」
天曰：「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婬、怒、癡為解脫耳；若無增上慢者，佛說婬、怒、癡性，即是解脫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天女！汝何所得？以何為證？辯乃如是！」
天曰：「我無得無證，故辯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得有證者，即於佛法為增上慢。」
舍利弗問天：「汝於三乘為何志求？」
天曰：「以聲聞法化眾生故，我為聲聞；以因緣法化眾生故，我為辟支佛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，我為大乘。舍利弗！如人入瞻蔔林，唯嗅瞻蔔，不嗅餘香。如是，若入此室，但聞佛功德之香，不樂聞聲聞、辟支佛功德香也。舍利弗！其有釋、梵、四天王，諸天、龍、鬼神等，入此室者，聞斯上人講說正法，皆樂佛功德之香，發心而出。舍利弗！吾止此室十有二年，初不聞說聲聞、辟支佛法，但聞菩薩大慈大悲、不可思議諸佛之法。舍利弗！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。何等為八？此室常以金色光照，晝夜無異，不以日月所照為明，是為一未曾有難得之法；此室入者，不為諸垢之所惱也，是為二未曾有難得之法；此室常有釋、梵、四天王、他方菩薩來會不絕，是為三未曾有難得之法；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，是為四未曾有難得之法；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，絃出無量法化之

聲，是為五未曾有難得之法；此室有四大藏，眾寶積滿，賙窮濟乏，求得無盡，是為六未曾有難得之法；此室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、阿閦佛、寶德、寶炎、寶月、寶嚴、難勝、師子響一切利成，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，是上人念時即皆為來，廣說諸佛秘要法藏，說已還去，是為七未曾有難得之法；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、諸佛淨土，皆於中現，是為八未曾有難得之法。舍利弗！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，誰有見斯不思議事，而復樂於聲聞法乎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汝何以不轉女身？」
天曰：「我從十二年來，求女人相了不可得，當何所轉？譬如幻師化作幻女，若有人問：『何以不轉女身？』是人為正問不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不也！幻無定相，當何所轉？」
天曰：「一切諸法亦復如是，無有定相，云何乃問不轉女身？」
即時天女以神通力，變舍利弗令如天女，天自化身如舍利弗，而問言：「何以不轉女身？」
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：「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？」
天曰：「舍利弗！若能轉此女身，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。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，一切女人亦復如是，雖現女身，而非女也。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、非女。」
即時天女還攝神力，舍利弗身還復如故。天問舍利弗：「女身色相今何所在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女身色相，無在無不在。」
天曰：「一切諸法，亦復如是，無在無不在。夫無在無不在者，佛所說也。」
舍利弗問天：「汝於此沒，當生何所？」
天曰：「佛化所生，吾如彼生。」
曰：「佛化所生，非沒生也。」
天曰：「眾生猶然，無沒生也。」
舍利弗問天：「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」
天曰：「如舍利弗還為凡夫，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我作凡夫，無有是處。」
天曰：「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是處。所以者何？菩提無住處，是故無有得者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已得、當得如恒河沙，皆謂何乎？」
天曰：「皆以世俗文字數故，說有三世，非謂菩提有去、來、今。」
天曰：「舍利弗！汝得阿羅漢道耶？」
曰：「無所得故而得。」

天曰：「諸佛、菩薩亦復如是，無所得故而得。」
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：「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佛，已能遊戲菩薩神通，所願具足，得無生忍，住不退轉；以本願故，隨意能現，教化眾生。」

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第八

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：「菩薩云何通達佛道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若菩薩行於非道，是為通達佛道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菩薩行於非道？」
答曰：「若菩薩行五無間，而無惱恚；至于地獄，無諸罪垢；至于畜生，無有無明、憍慢等過；至于餓鬼，而具足功德；行色、無色界道，不以為勝。示行貪欲，離諸染著；示行瞋恚，於諸眾生無有恚閡；示行愚癡，而以智慧調伏其心；示行慳貪，而捨內外所有，不惜身命；示行毀禁，而安住淨戒，乃至小罪猶懷大懼；示行瞋恚，而常慈忍；示行懈怠，而勤修功德；示行亂意，而常念定；示行愚癡，而通達世間、出世間慧；示行諂偽，而善方便隨諸經義；示行憍慢，而於眾生猶如橋梁；示行諸煩惱，而心常清淨；示入於魔，而順佛智慧，不隨他教；示入聲聞，而為眾生說未聞法；示入辟支佛，而成就大悲，教化眾生；示入貧窮，而有寶手，功德無盡；示入形殘，而具諸相好，以自莊嚴；示入下賤，而生佛種姓中，具諸功德；示入羸劣醜陋，而得那羅延身，一切眾生之所樂見；示入老病，而永斷病根，超越死畏；示有資生，而恒觀無常，實無所貪；示有妻妾采女，而常遠離五欲淤泥；現於訥鈍，而成就辯才，總持無失；示入邪濟，而以正濟度諸眾生；現遍入諸道，而斷其因緣；現於涅槃，而不斷生死。文殊師利！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，是為通達佛道。」
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：「何等為如來種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有身為種，無明有愛為種，貪恚癡為種，四顛倒為種，五蓋為種，六入為種，七識處為種，八邪法為種，九惱處為種，十不善道為種：以要言之，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，皆是佛種。」
曰：「何謂也？」
答曰：「若見無為入正位者，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，卑濕淤泥乃生此華；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，終不復能生於佛法，煩惱泥中，乃有眾生起佛法耳！又如殖種於空，終不得生，糞壤之地，乃能滋茂；如是入無為正位者，不生佛法，起於我見如須彌山，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生佛

法矣！是故，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。譬如不下巨海，不能得無價寶珠；如是不入煩惱大海，則不能得一切智寶。」
爾時大迦葉歎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師利！快說此語。誠如所言，塵勞之疇為如來種；我等今者，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乃至五無間罪，猶能發意生於佛法，而今我等永不能發。譬如根敗之士，其於五欲不能復利；如是聲聞諸結斷者，於佛法中無所復益，永不志願。是故，文殊師利！凡夫於佛法有返復，而聲聞無也。所以者何？凡夫聞佛法，能起無上道心，不斷三寶；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、力、無畏等，永不能發無上道意。」
爾時會中有菩薩，名普現色身，問維摩詰言：「居士！父母妻子、親戚眷屬、吏民知識，悉為是誰？奴婢僮僕、象馬車乘，皆何所在？」
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：

「智度菩薩母，　方便以為父，
一切眾導師，　無不由是生。
法喜以為妻，　慈悲心為女，
善心誠實男，　畢竟空寂舍。
弟子眾塵勞，　隨意之所轉，
道品善知識，　由是成正覺。
諸度法等侶，　四攝為伎女，
歌詠誦法言，　以此為音樂。
總持之園苑，　無漏法林樹，
覺意淨妙華，　解脫智慧果。
八解之浴池，　定水湛然滿，
布以七淨華，　浴此無垢人。
象馬五通馳，　大乘以為車，
調御以一心，　遊於八正路。
相具以嚴容，　眾好飾其姿，
慚愧之上服，　深心為華鬘。
富有七財寶，　教授以滋息，
如所說修行，　迴向為大利。
四禪為床座，　從於淨命生，
多聞增智慧，　以為自覺音。
甘露法之食，　解脫味為漿，
淨心以澡浴，　戒品為塗香。
摧滅煩惱賊，　勇健無能踰，
降伏四種魔，　勝幡建道場。

雖知無起滅，　示彼故有生，
悉現諸國土，　如日無不見。
供養於十方，　無量億如來，
諸佛及己身，　無有分別想。
雖知諸佛國，　及與眾生空，
而常修淨土，　教化於群生。
諸有眾生類，　形聲及威儀，
無畏力菩薩，　一時能盡現。
覺知眾魔事，　而示隨其行，
以善方便智，　隨意皆能現。
或示老病死，　成就諸群生，
了知如幻化，　通達無有礙；
或現劫盡燒，　天地皆洞然，
眾人有常想，　照令知無常。
無數億眾生，　俱來請菩薩，
一時到其舍，　化令向佛道。
經書禁呪術，　工巧諸伎藝，
盡現行此事，　饒益諸群生。
世間眾道法，　悉於中出家，
因以解人惑，　而不墮邪見。
或作日月天，　梵王世界主，
或時作地水，　或復作風火。
劫中有疾疫，　現作諸藥草，
若有服之者，　除病消眾毒；
劫中有飢饉，　現身作飲食，
先救彼飢渴，　却以法語人；
劫中有刀兵，　為之起慈悲，
化彼諸眾生，　令住無諍地。
若有大戰陣，　立之以等力，
菩薩現威勢，　降伏使和安。
一切國土中，　諸有地獄處，
輒往到于彼，　勉濟其苦惱；
一切國土中，　畜生相食噉，
皆現生於彼，　為之作利益。
示受於五欲，　亦復現行禪，
令魔心憒亂，　不能得其便。
火中生蓮華，　是可謂希有，
在欲而行禪，　希有亦如是。

或現作婬女，　引諸好色者，
先以欲鉤牽，　後令入佛智；
或為邑中主，　或作商人導，
國師及大臣，　以祐利眾生。
諸有貧窮者，　現作無盡藏，
因以勸導之，　令發菩提心。
我心憍慢者，　為現大力士，
消伏諸貢高，　令住無上道。
其有恐懼眾，　居前而慰安，
先施以無畏，　後令發道心。
或現離婬欲，　為五通仙人，
開導諸群生，　令住戒忍慈。
見須供事者，　現為作僮僕，
既悅可其意，　乃發以道心，
隨彼之所須，　得入於佛道，
以善方便力，　皆能給足之。
如是道無量，　所行無有涯，
智慧無邊際，　度脫無數眾。
假令一切佛，　於無量億劫，
讚歎其功德，　猶尚不能盡。
誰聞如是法，　不發菩提心？
除彼不肖人，　癡冥無智者。」

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第九

爾時維摩詰謂眾菩薩言：「諸仁者！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？各隨所樂說之。」
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，說言：「諸仁者！生滅為二。法本不生，今則無滅，得此無生法忍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德守菩薩曰：「我、我所為二。因有我故，便有我所；若無有我，則無我所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不眴菩薩曰：「受、不受為二。若法不受，則不可得；以不可得故，無取無捨、無作無行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德頂菩薩曰：「垢、淨為二。見垢實性，則無淨相，順於滅相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善宿菩薩曰：「是動、是念為二。不動則無念，無念則無分別，通達此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
善眼菩薩曰：「一相、無相為二。若知一相即是無相，亦不取無相，入於平等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妙臂菩薩曰：「菩薩心、聲聞心為二。觀心相空如幻化者，無菩薩心、無聲聞心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弗沙菩薩曰：「善、不善為二。若不起善、不善，入無相際而通達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師子菩薩曰：「罪、福為二。若達罪性，則與福無異，以金剛慧決了此相，無縛無解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師子意菩薩曰：「有漏、無漏為二。若得諸法等，則不起漏、不漏想，不著於相，亦不住無相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淨解菩薩曰：「有為、無為為二。若離一切數，則心如虛空，以清淨慧無所礙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那羅延菩薩曰：「世間、出世間為二。世間性空，即是出世間，於其中不入、不出、不溢、不散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善意菩薩曰：「生死、涅槃為二。若見生死性，則無生死，無縛無解，不然不滅，如是解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現見菩薩曰：「盡、不盡為二。法若究竟盡、若不盡，皆是無盡相；無盡相即是空，空則無有盡、不盡相。如是入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普守菩薩曰：「我、無我為二。我尚不可得，非我何可得？見我實性者，不復起二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電天菩薩曰：「明、無明為二。無明實性即是明，明亦不可取，離一切數，於其中平等無二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喜見菩薩曰：「色、色空為二。色即是空，非色滅空，色性自空；如是，受、想、行、識、識空為二，識即是空，非識滅空，識性自空，於其中而通達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明相菩薩曰：「四種異、空種異為二。四種性即是空種性，如前際、後際空故，中際亦空。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妙意菩薩曰：「眼、色為二。若知眼性，於色不貪、不恚、不癡，是名寂滅；如是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為二，若知意性，於法不貪、不恚、不癡，是名寂滅，安住其中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無盡意菩薩曰：「布施、迴向一切智為二。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，如是，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、迴向一切智為二，智慧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，於其中入一相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深慧菩薩曰：「是空、是無相、是無作為二。空即無相，無相即無作；若空、無相、無作，則無心、意、識，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

門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寂根菩薩曰：「佛、法、眾為二。佛即是法，法即是眾，是三寶皆無為相，與虛空等，一切法亦爾。能隨此行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心無礙菩薩曰：「身、身滅為二。身即是身滅。所以者何？見身實相者，不起見身及見滅身，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，於其中不驚、不懼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上善菩薩曰：「身、口、意業為二。是三業皆無作相，身無作相，即口無作相；口無作相，即意無作相；是三業無作相，即一切法無作相。能如是隨無作慧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福田菩薩曰：「福行、罪行、不動行為二。三行實性即是空，空則無福行、無罪行、無不動行。於此三行而不起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華嚴菩薩曰：「從我起二為二。見我實相者，不起二法；若不住二法，則無有識；無所識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德藏菩薩曰：「有所得相為二。若無所得，則無取捨；無取捨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月上菩薩曰：「闇與明為二。無闇、無明，則無有二。所以者何？如入滅受想定，無闇、無明，一切法相亦復如是，於其中平等入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寶印手菩薩曰：「樂涅槃、不樂世間為二。若不樂涅槃、不厭世間，則無有二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縛，則有解；若本無縛，其誰求解？無縛無解，則無樂、厭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珠頂王菩薩曰：「正道、邪道為二。住正道者，則不分別是邪是正，離此二者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樂實菩薩曰：「實、不實為二。實見者尚不見實，何況非實？所以者何？非肉眼所見，慧眼乃能見，而此慧眼，無見無不見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，問文殊師利：「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如我意者，於一切法無言無說，無示無識，離諸問答，是為入不二法門。」
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：「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
時維摩詰默然無言。
文殊師利歎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乃至無有文字、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」
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，於此眾中五千菩薩，皆入不二法門，得無生法忍。

維摩詰所說經卷中

維摩詰所說經卷下

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

香積佛品第十

於是舍利弗心念：「日時欲至，此諸菩薩當於何食？」
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：「佛說八解脫，仁者受行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？若欲食者，且待須臾，當令汝得未曾有食。」
時維摩詰即入三昧，以神通力示諸大眾上方界分，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國名眾香，佛號香積，今現在。其國香氣，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、天之香，最為第一。彼土無有聲聞、辟支佛名，唯有清淨大菩薩眾，佛為說法。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，經行香地，苑園皆香。其食香氣，周流十方無量世界。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，有諸天子皆號香嚴，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供養彼佛及諸菩薩，此諸大眾莫不目見。
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言：「諸仁者！誰能致彼佛飯？」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，咸皆默然。維摩詰言：「仁此大眾，無乃可恥？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如佛所言，勿輕未學。」
於是維摩詰不起于座，居眾會前化作菩薩——相好光明，威德殊勝，蔽於眾會——而告之曰：「汝往上方界分，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國名眾香，佛號香積，與諸菩薩方共坐食。汝往到彼，如我辭曰：『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！致敬無量，問訊起居，少病少惱，氣力安不？願得世尊所食之餘，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，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，亦使如來名聲普聞。』」
時化菩薩即於會前，昇于上方。舉眾皆見其去，到眾香界，禮彼佛足，又聞其言：「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！致敬無量，問訊起居，少病少惱，氣力安不？願得世尊所食之餘，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，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，亦使如來名聲普聞。」
彼諸大士見化菩薩，歎未曾有：「今此上人從何所來？娑婆世界為在何許？云何名為樂小法者？」即以問佛。佛告之曰：「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世界名娑婆，佛號釋迦牟尼，今現在。於五濁惡世，為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。彼有菩薩名維摩詰，住不可思議解脫，為諸菩薩說法，故遣化來，稱揚我名，并讚此土，令彼菩薩增益功德。」
彼菩薩言：「其人何如，乃作是化？德力無畏，神足若斯！」佛言：「甚大！一切十方皆遣化往，施作佛事饒益眾生。」

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滿香飯，與化菩薩。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：「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，并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眾。」佛言：「可往。攝汝身香，無令彼諸眾生起惑著心；又當捨汝本形，勿使彼國求菩薩者，而自鄙恥；又汝於彼莫懷輕賤，而作礙想。所以者何？十方國土，皆如虛空，又諸佛為欲化諸樂小法者，不盡現其清淨土耳！」時化菩薩既受鉢飯，與彼九百萬菩薩俱，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，於彼世界忽然不現，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。

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，嚴好如前，諸菩薩皆坐其上。是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，飯香普熏毘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。時毘耶離婆羅門、居士等，聞是香氣，身意快然，歎未曾有！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，來入維摩詰舍。見其室中菩薩甚多，諸師子座高廣嚴好，皆大歡喜，禮眾菩薩及大弟子，却住一面。諸地神、虛空神及欲、色界諸天，聞此香氣，亦皆來入維摩詰舍。

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：「仁者可食。如來甘露味飯，大悲所熏，無以限意食之，使不消也。」有異聲聞念：「是飯少，而此大眾人人當食。」化菩薩曰：「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！四海有竭，此飯無盡！使一切人食，揣若須彌，乃至一劫，猶不能盡。所以者何？無盡戒、定、智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，終不可盡。」於是鉢飯悉飽眾會，猶故不[歹*斯]。其諸菩薩、聲聞、天、人，食此飯者，身安快樂，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；又諸毛孔皆出妙香，亦如眾香國土諸樹之香。

爾時維摩詰問眾香菩薩：「香積如來以何說法？」

彼菩薩曰：「我土如來無文字說，但以眾香令諸天、人得入律行。菩薩各各坐香樹下，聞斯妙香，即獲一切德藏三昧。得是三昧者，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。」

彼諸菩薩問維摩詰：「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？」

維摩詰言：「此土眾生剛強難化，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。言是地獄、是畜生、是餓鬼，是諸難處，是愚人生處；是身邪行，是身邪行報；是口邪行，是口邪行報；是意邪行，是意邪行報；是殺生，是殺生報；是不與取，是不與取報；是邪婬，是邪婬報；是妄語，是妄語報；是兩舌，是兩舌報；是惡口，是惡口報；是無義語，是無義語報；是貪嫉，是貪嫉報；是瞋惱，是瞋惱報；是邪見，是邪見報；是慳恪，是慳恪報；是毀戒，是毀戒報；是瞋恚，是瞋恚報；是懈怠，是懈怠報；是亂意，是亂意報；是愚癡，是愚癡報；是結戒，是持戒，是犯戒；是應作，是不應作；是障礙，是不障礙；是得罪，是離罪；是淨，是垢；是有漏，是無漏；是邪道，是正道；是有為，是無為；是世間，是涅槃。以難化之人心如

猨猴，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，乃可調伏，譬如象馬，[怡-台+龍]悞不調，加諸楚毒乃至徹骨，然後調伏。如是剛強難化眾生，故以一切苦切之言，乃可入律。」
彼諸菩薩聞說是已，皆曰：「未曾有也！如世尊釋迦牟尼佛，隱其無量自在之力，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；斯諸菩薩亦能勞謙，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。」
維摩詰言：「此土菩薩於諸眾生大悲堅固，誠如所言。然其一世饒益眾生，多於彼國百千劫行。所以者何？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，諸餘淨土之所無有。何等為十？以布施攝貧窮，以淨戒攝毀禁，以忍辱攝瞋恚，以精進攝懈怠，以禪定攝亂意，以智慧攝愚癡，說除難法度八難者，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，以諸善根濟無德者，常以四攝成就眾生，是為十。」
彼菩薩曰：「菩薩成就幾法？於此世界行無瘡疣，生于淨土。」
維摩詰言：「菩薩成就八法，於此世界行無瘡疣，生于淨土。何等為八？饒益眾生，而不望報；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，所作功德盡以施之；等心眾生，謙下無礙；於諸菩薩視之如佛；所未聞經，聞之不疑；不與聲聞而相違背；不嫉彼供，不高己利，而於其中調伏其心；常省己過，不訟彼短，恒以一心求諸功德，是為八法。」
維摩詰、文殊師利於大眾中說是法時，百千天、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。

維摩詰所說經菩薩行品第十一

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，其地忽然廣博嚴事，一切眾會皆作金色。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緣，有此瑞應？是處忽然廣博嚴事，一切眾會皆作金色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是維摩詰、文殊師利，與諸大眾恭敬圍繞，發意欲來，故先為此瑞應。」
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：「可共見佛，與諸菩薩禮事供養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善哉！行矣！今正是時。」
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并師子座，置於右掌，往詣佛所。到已著地，稽首佛足，右遶七匝，一心合掌，在一面立；其諸菩薩即皆避座，稽首佛足，亦繞七匝，於一面立；諸大弟子、釋、梵、四天王等，亦皆避座，稽首佛足，在一面立。
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，各令復坐，即皆受教。眾坐已定，佛語舍利弗：「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為乎？」
「唯然，已見！」

「於汝意云何？」「世尊！我覩其為不可思議，非意所圖，非度所測。」
爾時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所聞香，自昔未有，是為何香？」
佛告阿難：「是彼菩薩毛孔之香。」
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：「我等毛孔亦出是香。」
阿難言：「此所從來？」
曰：「是長者維摩詰從眾香國取佛餘飯，於舍食者，一切毛孔皆香若此。」
阿難問維摩詰：「是香氣住當久如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至此飯消。」
曰：「此飯久如當消？」
曰：「此飯勢力至于七日，然後乃消。又，阿難！若聲聞人未入正位，食此飯者，得入正位，然後乃消；已入正位，食此飯者，得心解脫，然後乃消；若未發大乘意，食此飯者，至發意乃消；已發意，食此飯者，得無生忍，然後乃消；已得無生忍，食此飯者，至一生補處，然後乃消。譬如有藥，名曰上味，其有服者，身諸毒滅，然後乃消；此飯如是，滅除一切諸煩惱毒，然後乃消。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未曾有也！世尊！如此香飯能作佛事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阿難！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，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，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，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，有以佛衣服、臥具而作佛事，有以飯食而作佛事，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，有以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，有以佛身而作佛事，有以虛空而作佛事；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。有以夢、幻、影、響、鏡中像、水中月、熱時炎如是等喻，而作佛事；有以音聲、語言、文字而作佛事；或有清淨佛土，寂寞無言、無說、無示、無識、無作、無為，而作佛事。如是，阿難！諸佛威儀進止，諸所施為，無非佛事。
「阿難！有此四魔、八萬四千諸煩惱門，而諸眾生為之疲勞，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，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。菩薩入此門者，若見一切淨好佛土，不以為喜，不貪不高；若見一切不淨佛土，不以為憂，不礙不沒；但於諸佛生清淨心，歡喜恭敬，未曾有也！諸佛如來功德平等，為化眾生故，而現佛土不同。阿難！汝見諸佛國土，地有若干，而虛空無若干也；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，其無礙慧無若干也。
「阿難！諸佛色身、威相、種性，戒、定、智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力、無所畏、不共之法，大慈、大悲，威儀所行及其壽命，說法教化，成就眾生，淨佛國土，具諸佛法，悉皆同等，是故名為三藐三佛陀，名為多陀阿伽度，名為佛陀。阿難！若我廣說此三句

義，汝以劫壽不能盡受；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，皆如阿難多聞第一，得念總持，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。如是，阿難！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，智慧辯才不可思議。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我從今已往，不敢自謂以為多聞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勿起退意！所以者何？我說汝於聲聞中為最多聞，非謂菩薩。且止，阿難！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；一切海淵尚可測量，菩薩禪定、智慧、總持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。阿難！汝等捨置菩薩所行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於百千劫，盡力變化所不能作。」
爾時眾香世界菩薩來者，合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，今自悔責，捨離是心。所以者何？諸佛方便不可思議，為度眾生故，隨其所應，現佛國異。唯然世尊！願賜少法，還於彼土當念如來。」
佛告諸菩薩：「有盡無盡解脫法門，汝等當學。何謂為盡？謂有為法。何謂無盡？謂無為法。如菩薩者，不盡有為，不住無為。
「何謂不盡有為？謂不離大慈，不捨大悲；深發一切智心，而不忽忘；教化眾生，終不厭倦，於四攝法，常念順行；護持正法，不惜軀命，種諸善根，無有疲厭；志常安住，方便迴向，求法不懈，說法無恪；勤供諸佛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，於諸榮辱，心無憂喜；不輕未學，敬學如佛，墮煩惱者，令發正念，於遠離樂，不以為貴，不著己樂，慶於彼樂；在諸禪定，如地獄想，於生死中，如園觀想；見來求者，為善師想，捨諸所有，具一切智想；見毀戒人，起救護想；諸波羅蜜，為父母想，道品之法，為眷屬想；發行善根，無有齊限，以諸淨國嚴飾之事，成己佛土；行無限施，具足相好，除一切惡，淨身、口、意；生死無數劫，意而有勇，聞佛無量德，志而不倦；以智慧劍，破煩惱賊，出陰、界、入，荷負眾生，永使解脫；以大精進，摧伏魔軍，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；於世間法少欲知足，於出世間求之無厭，而不捨世間法，不壞威儀法而能隨俗；起神通慧，引導眾生，得念總持，所聞不忘；善別諸根，斷眾生疑，以樂說辯，演法無礙；淨十善道，受天、人福；修四無量，開梵天道；勸請說法，隨喜讚善，得佛音聲；身、口、意善，得佛威儀；深修善法，所行轉勝，以大乘教，成菩薩僧；心無放逸，不失眾善：行如此法，是名菩薩不盡有為。
「何謂菩薩不住無為？謂修學空，不以空為證；修學無相、無作，不以無相、無作為證；修學無起，不以無起為證；觀於無常，而不厭善本；觀世間苦，而不惡生死；觀於無我，而誨人不倦；觀於寂滅，而不永滅；觀於遠離，而身心修善；觀無所歸，而歸趣善法；觀於無生，而以生法荷負一切；觀於無漏，而不斷諸漏；觀無所

行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；觀於空無，而不捨大悲；觀正法位，而不隨小乘；觀諸法虛妄，無牢無人、無主無相，本願未滿，而不虛福德、禪定、智慧：修如此法，是名菩薩不住無為。
「又具福德故，不住無為；具智慧故，不盡有為。大慈悲故，不住無為；滿本願故，不盡有為。集法藥故，不住無為；隨授藥故，不盡有為。知眾生病故，不住無為；滅眾生病故，不盡有為。諸正士菩薩以修此法，不盡有為、不住無為，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，汝等當學。」
爾時彼諸菩薩聞說是法，皆大歡喜，以眾妙華、若干種色、若干種香，散遍三千大千世界，供養於佛及此經法并諸菩薩已，稽首佛足，歎未曾有，言：「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。」言已，忽然不現，還到彼國。

維摩詰所說經見阿閦佛品第十二

爾時世尊問維摩詰：「汝欲見如來，為以何等觀如來乎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如自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。我觀如來前際不來，後際不去，今則不住；不觀色，不觀色如，不觀色性，不觀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不觀識如，不觀識性，非四大起，同於虛空；六入無積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已過；不在三界，三垢已離，順三脫門，具足三明，與無明等；不一相、不異相，不自相、不他相，非無相、非取相；不此岸，不彼岸，不中流而化眾生；觀於寂滅，亦不永滅；不此不彼，不以此，不以彼；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；無晦無明，無名無相，無強無弱，非淨非穢；不在方，不離方，非有為，非無為，無示無說；不施不慳，不戒不犯，不忍不恚，不進不怠，不定不亂，不智不愚，不誠不欺，不來不去，不出不入，一切言語道斷；非福田，非不福田，非應供養，非不應供養；非取非捨，非有相，非無相；同真際，等法性，不可稱，不可量，過諸稱量；非大非小，非見非聞，非覺非知，離眾結縛；等諸智，同眾生，於諸法無分別；一切無失，無濁無惱，無作無起，無生無滅；無畏無憂，無喜無厭無著；無已有，無當有，無今有；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：世尊！如來身為若此，作如是觀，以斯觀者，名為正觀；若他觀者，名為邪觀。」
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：「汝於何沒而來生此？」
維摩詰言：「汝所得法有沒生乎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無沒生也。」
「若諸法無沒生相，云何問言：『汝於何沒而來生此？』於意云何？譬如幻師，幻作男女，寧沒生耶？」

舍利弗言：「無沒生也。」
「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？」
答曰：「如是！」
「若一切法如幻相者，云何問言：『汝於何沒而來生此？』舍利弗！沒者為虛誑法，敗壞之相；生者為虛誑法，相續之相。菩薩雖沒，不盡善本；雖生，不長諸惡。」
是時佛告舍利弗：「有國名妙喜，佛號無動。是維摩詰於彼國沒，而來生此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未曾有也！世尊！是人乃能捨清淨土，而來樂此多怒害處。」
維摩詰語舍利弗：「於意云何？日光出時與冥合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！日光出時，即無眾冥。」
維摩詰言：「夫日何故行閻浮提？」
答曰：「欲以明照，為之除冥。」
維摩詰言：「菩薩如是！雖生不淨佛土，為化眾生故，不與愚闇而共合也，但滅眾生煩惱闇耳！」
是時大眾渴仰，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，及其菩薩、聲聞之眾。佛知一切眾會所念，告維摩詰言：「善男子！為此眾會，現妙喜國無動如來，及諸菩薩、聲聞之眾，眾皆欲見。」
於是維摩詰心念：「吾當不起于座，接妙喜國鐵圍山川、溪谷江河、大海泉源、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、天龍鬼神、梵天等宮，并諸菩薩、聲聞之眾，城邑聚落、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，及菩提樹、諸妙蓮華，能於十方作佛事者——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，以此寶階諸天來下，悉為禮敬無動如來，聽受經法；閻浮提人亦登其階，上昇忉利，見彼諸天：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——上至阿迦膩吒天，下至水際，以右手斷取，如陶家輪，入此世界，猶持華鬘，示一切眾。」作是念已，入於三昧現神通力，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，置於此土。
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眾，并餘天、人俱發聲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誰取我去，願見救護。」無動佛言：「非我所為，是維摩詰神力所作。」其餘未得神通者，不覺不知己之所往。妙喜世界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，於是世界亦不迫隘，如本無異。
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眾：「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，其國嚴飾，菩薩行淨，弟子清白。」
皆曰：「唯然已見。」
佛言：「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，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。」
現此妙喜國時，娑婆世界十四那由 他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皆願生於妙喜佛土。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：「當生彼國。」時

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其事訖已，還復本處，舉眾皆見。
佛告舍利弗：「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？」
「唯然已見，世尊！願使一切眾生得清淨土，如無動佛；獲神通力，如維摩詰。世尊！我等快得善利，得見是人，親近供養。其諸眾生，若今現在，若佛滅後，聞此經者，亦得善利；況復聞已信解、受持、讀誦、解說，如法修行？若有手得是經典者，便為已得法寶之藏；若有讀誦解釋其義，如說修行，即為諸佛之所護念；其有供養如是人者，當知即為供養於佛；其有書持此經卷者，當知其室即有如來；若聞是經能隨喜者，斯人即為取一切智；若能信解此經，乃至一四句偈，為他說者，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」

維摩詰所說經法供養品第十三

爾時釋提桓因於大眾中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，未曾聞此不可思議、自在神通、決定實相經典。如我解佛所說義趣，若有眾生聞是經法，信解、受持、讀誦之者，必得是法不疑，何況如說修行？斯人即為閉眾惡趣開諸善門，常為諸佛之所護念；降伏外學，摧滅魔怨；修治菩提，安處道場；履踐如來所行之跡。世尊！若有受持讀誦、如說修行者，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；所在聚落城邑、山林曠野有是經處，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，共到其所；其未信者，當令生信，其已信者，當為作護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天帝！如汝所說，吾助爾喜。此經廣說過去、未來、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，天帝！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、讀誦、供養是經者，即為供養去、來、今佛。天帝！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，譬如甘蔗、竹[竺-二+韋]、稻麻、叢林；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或一劫、或減一劫，恭敬尊重，讚歎供養，奉諸所安，至諸佛滅後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寶塔——縱廣一四天下，高至梵天，表剎莊嚴——以一切華香、瓔珞、幢幡、伎樂微妙第一，若一劫、若減一劫，而供養之，於天帝意云何，其人植福寧為多不？」
釋提桓因言：「多矣！世尊！彼之福德，若以百千億劫說不能盡。」
佛告天帝：「當知是善男子、善女人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，信解受持，讀誦修行，福多於彼。所以者何？諸佛菩提皆從是生；菩提之相不可限量，以是因緣福不可量。」
佛告天帝：「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時世有佛，號曰藥王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

師、佛、世尊。世界名大莊嚴，劫曰莊嚴，佛壽二十小劫。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，菩薩僧有十二億。天帝！是時有轉輪聖王，名曰寶蓋，七寶具足，主四天下。王有千子，端正勇健，能伏怨敵。「爾時寶蓋與其眷屬，供養藥王如來，施諸所安，至滿五劫。過五劫已，告其千子：『汝等亦當如我，以深心供養於佛。』於是千子受父王命，供養藥王如來，復滿五劫，一切施安。其王一子，名曰月蓋，獨坐思惟：『寧有供養殊過此者？』以佛神力，空中有天曰：『善男子！法之供養勝諸供養。』即問：『何謂法之供養？』天曰：『汝可往問藥王如來，當廣為汝說法之供養。』

「即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諸供養中，法供養勝。云何為法供養？』佛言：『善男子！法供養者，諸佛所說深經，一切世間難信難受，微妙難見，清淨無染，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得，菩薩法藏所攝，陀羅尼印印之；至不退轉，成就六度，善分別義，順菩提法，眾經之上；入大慈悲，離眾魔事及諸邪見；順因緣法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命，空、無相、無作、無起；能令眾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，諸天、龍神、乾闥婆等所共歎譽；能令眾生入佛法藏，攝諸賢聖一切智慧；說眾菩薩所行之道；依於諸法實相之義，明宣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、寂滅之法；能救一切毀禁眾生，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，諸佛賢聖所共稱歎；背生死苦，示涅槃樂，十方三世諸佛所說；若聞如是等經，信解、受持、讀誦，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，顯示分明，守護法故，是名法之供養。又於諸法如說修行，隨順十二因緣，離諸邪見，得無生忍；決定無我無有眾生，而於因緣果報無違無諍，離諸我所；依於義不依語，依於智不依識，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，依於法不依人；隨順法相，無所入，無所歸；無明畢竟滅故，諸行亦畢竟滅，乃至生畢竟滅故，老死亦畢竟滅：作如是觀十二因緣，無有盡相，不復起見，是名最上法之供養。』」

佛告天帝：「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是法，得柔順忍。即解寶衣嚴身之具，以供養佛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如來滅後，我當行法供養，守護正法。願以威神加哀建立，令我得降魔怨，修菩薩行。』佛知其深心所念，而記之曰：『汝於末後守護法城。』天帝！時王子月蓋，見法清淨，聞佛授記，以信出家，修集善法；精進不久，得五神通，逮菩薩道，得陀羅尼，無斷辯才。於佛滅後，以其所得神通、總持、辯才之力，滿十小劫，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布。月蓋比丘以守護法，勤行精進，即於此身，化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；十四那由他人，深發聲聞、辟支佛心；無量眾生得生天上。天帝！時王寶蓋豈異人乎？今現得佛，號寶炎如來；其王千子，即賢劫中千佛是也——從迦羅鳩孫馱為始得佛，最後如

來號曰樓至。月蓋比丘，即我身是。如是，天帝！當知此要：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為上為最，第一無比。是故，天帝！當以法之供養，供養於佛。」

維摩詰所說經囑累品第十四

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：「彌勒！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付囑於汝。如是輩經，於佛滅後末世之中，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，無令斷絕。所以者何？未來世中，當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及天、龍、鬼神、乾闥婆、羅剎等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樂于大法；若使不聞如是等經，則失善利。如此輩人聞是等經，必多信樂，發希有心，當以頂受，隨諸眾生所應得利，而為廣說。

「彌勒！當知菩薩有二相。何謂為二？一者、好於雜句文飾之事；二者、不畏深義如實能入。若好雜句文飾事者，當知是為新學菩薩；若於如是無染無著，甚深經典無有恐畏，能入其中，聞已心淨，受持讀誦，如說修行，當知是為久修道行。

「彌勒！復有二法名新學者，不能決定於甚深法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所未聞深經，聞之驚怖生疑，不能隨順，毀謗不信，而作是言：『我初不聞，從何所來？』二者、若有護持、解說如是深經者，不肯親近、供養、恭敬，或時於中說其過惡。有此二法，當知是為新學菩薩，為自毀傷，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。

「彌勒！復有二法，菩薩雖信解深法，猶自毀傷，而不能得無生法忍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輕慢新學菩薩，而不教誨；二者、雖解深法，而取相分別。是為二法。」

彌勒菩薩聞說是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未曾有也！如佛所說，我當遠離如斯之惡，奉持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。若未來世善男子、善女人求大乘者，當令手得如是等經，與其念力，使受持讀誦、為他廣說。世尊！若後末世，有能受持讀誦、為他說者，當知皆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彌勒！如汝所說，佛助爾喜。」

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：「我等亦於如來滅後，十方國土廣宣流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復當開導諸說法者，令得是經。」

爾時四天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在在處處、城邑聚落、山林曠野，有是經卷、讀誦解說者，我當率諸官屬為聽法故，往詣其所，擁護其人，面百由旬，令無伺求得其便者。」

是時佛告阿難：「受持是經，廣宣流布。」

阿難言：「唯然！我已受持要者。世尊！當何名斯經？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！是經名為『維摩詰所說』，亦名『不可思議解脫法門』，如是受持。」
佛說是經已，長者維摩詰、文殊師利、舍利弗、阿難等，及諸天、人、阿修羅一切大眾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。
維摩詰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